

## 封子楚簋小考<sup>\*</sup>

謝明文

**摘要:**封子楚簋銘文,《集粹》一書的釋文有些地方不太準確。本文對簋銘個別字詞有所考釋,如把“萬棊朋改”之“朋”讀作“不”,把舊所謂“爲”改釋作“刺”,認爲簋銘“刺”與鄭莊公之孫鼎、缶中的“刺”可能是同一個人。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很可能就是封子楚或其兄弟輩。

**關鍵詞:**金文;封子楚;刺

封子楚簋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高 19 釐米、口長 29.4 釐米、口寬 21.7 釐米。直口,折壁,斜腹平底,四邊均留有扁桃形缺口,蓋口沿下有六個獸首狀卡扣,通體飾蟠螭紋(參下文所引《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封子楚簋蓋、器同銘,行款稍有不同,共 8 行 66 字(含合文 3)。該簋蓋銘拓本曾在互聯網上公布<sup>①</sup>,但質量不佳。新近出版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下文簡稱《集粹》)一書既公布了封子楚簋的器形照片,也公布了蓋、器銘文照片及拓本,而且還對簋銘做出了比較準確的釋文<sup>②</sup>,甚便研究。下面我們準備在《集粹》的基礎上,簡單談談我們關於該銘文的一點釋讀意見。爲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先按照自己的理解寫出簋銘的釋文:



<sup>\*</sup>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商代金文的全面整理與研究及資料庫建設”(項目編號 16CYY031)的資助。

<sup>①</sup> [http://www.microfotos.com/?p=home\\_imgv2&.picid=2565720](http://www.microfotos.com/?p=home_imgv2&.picid=2565720)。

<sup>②</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 年,第 302-306 頁。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埤(封)子楚奠(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霁(擇)其吉金,自乍(作)匱(匱)。用會<sup>①</sup>嘉賓、大夫及我朋<sup>②</sup>奭(友)。虢(赫赫)弔(叔)楚,刺之元子,受命于天,萬棨(世)朋(不)改,其鬻(眉)壽(壽)無謀(期),子(子子)孫(孫孫),永保用之。

## 一、埤(封)子楚奠(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

“子楚”前一字,蓋、器分別作“”“”,從土從丰,《集粹》釋作“封”,可從,金文中此字形亦見於魯少司寇封孫宅盤(《集成》<sup>③</sup>10154、《銘圖》<sup>④</sup>14499)。

“封”當是國族名。金文中男子稱謂“某子某”之“子”,既可以是爵稱,也可以是尊美之稱<sup>⑤</sup>。“封子楚”之“子”,我們認為是爵稱(參看下文)。“楚”,器主私名。“封子楚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其中“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是名詞短語作謂語,這一句是交代封子楚的身份,講述他是鄭武公之後,而仕於楚。結合器形與字體考慮,此簠時代應屬春秋晚期,因此銘文的“孫”應當是指裔孫,此種情形金文中多見。從封子楚是鄭武公的後裔來看,可以推知曾有一個姬姓封氏或封國存在。上引封孫宅盤之“封孫宅”,其格式猶如“曾孫定”(曾孫定鼎,《銘圖》01657)、“發孫宋”(發孫宋鼎,《銘圖》01658)、“封孫宅”之“封”也可能屬姬姓,封孫宅是封氏或封國之人而仕於魯者。

## 二、虢(赫赫)弔(叔)楚,刺之元子<sup>⑥</sup>,受命于天,萬棨(世)朋(不)改

“虢(赫赫)弔(叔)楚”,《集粹》釋作“虢弔(叔)楚”,並將“虢弔(叔)”與其前的“朋友”連讀,“楚”

① 沅兒罇(《集成》00203)“蘇(會)百姓”之“逾(會)”用法與之相同。

② 金文中一般隸作“朋”的字,本文皆徑作“朋”。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2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④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⑤ 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李守奎《楚大師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鐘補釋》,《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21-27頁。

⑥ 器銘“子”字,《集粹》釋文筆誤作“士”。

與其後的“刺之元子”連讀，本文初稿從此說。蒙程鵬萬先生告知，所謂“號弔(叔)楚”大概可以連讀為“號弔(叔)楚”即“赫赫叔楚”。從蓋銘拓本看，號下似有重文號，又結合文義，可知程說可從。叔弓鐘(《集成》00275)、叔弓罍(《集成》00285)“號號成湯”以及晉公益(《集成》10342)“號號在上”之“號號”，不少研究者指出應讀為“赫赫”<sup>①</sup>。郭店簡《緇衣》簡 16、上博簡《緇衣》簡 9“號號師尹”之“號號”，今本《緇衣》以及《詩經·小雅·節南山》作“赫赫”。郭店簡《五行》簡 25-26“明明在下，號號在上”之“號號”，《詩經·大雅·大明》作“赫赫”。

“之元子”前一字，《集粹》釋作“爲”。此字蓋銘作, 比較、、 (鄭莊公之孫鼎，《銘圖》02409)，可知它們顯然是一字，即“刺”字左邊所從，它與“刺”可通用<sup>②</sup>。此字器銘拓本作, 照片作, 右邊明顯從“刀”，此形即“刺”字。“刺之元子”亦是交代身世，表示器主“楚”是“刺”的兒子。

“受命于天”即“受天命”。西周金文中多次出現“受大命”一語及其變式，如何尊(《集成》06014)“肆文王受茲大命”，大盂鼎(《集成》02837)“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乖伯簠(《集成》04331)“朕丕顯祖文武，膺受大命”，毛公鼎(《集成》02841)“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卅三年逯鼎(《銘圖》02504)、師克盃(《集成》04467)“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師匄簠(《集成》04342)“丕顯文武，膺受天命”等，其中的“受大命”即指受天命，受大命的人物僅限於周文王、周武王兩位。西周晚期的畢伯克鼎(《銘圖》02273，《文物》2010年第6期第17頁圖三五:2)有銘作“畢伯克肇作朕丕顯皇祖受命畢公肆彝”，其中“受命”作“畢公”的定語，張天恩先生認為畢公即畢公高，因為畢公高是畢氏始祖，受封於武王，又曾有過“顧命”“畢命”等經歷，故在其名號前冠以“受命”二字。“受命”和“受大命”存在等次的差別，鼎銘“受命”的施事是周王<sup>③</sup>。張說基本可從。

東周時期，周天子勢力衰微，諸侯國的人在所作銅器上鑄銘敘述其祖先事迹、君王事迹或自身事迹時，“受大命”“受天命”一語出現了僭越現象。如晉公益(《集成》10342)“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秦公簠(《集成》04315)“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秦公罍(《集成》00267)“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朋戟(《銘圖》17355)“新命楚王□，膺受天命”，秦公罍(《集成》00267)“秦公其峻紘在位，膺受大命，眉壽無疆，匍有四方”。

<sup>①</sup>參看徐寶貴《金文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5期。

<sup>②</sup>《說文》認為“刺”字從“束”，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此說有誤。于省吾先生認為“刺”左旁與甲骨文中的“秉”為一字(于省吾《釋秉》，《雙劍謠殷契駢枝》，臺灣藝文印書館，1975年，第23-30頁)。裘錫圭先生進一步認為“秉”是“梨”的初文(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0頁；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

<sup>③</sup>張天恩：《論畢伯克鼎銘文的有關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10頁。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周時“受大命/受天命”一語主要用於周文王、周武王。到東周時雖可普遍用於諸侯，但普通貴族則未見使用此語。封子楚自言“受命于天”，可知絕非等閑之輩，因此我們傾向於“封子楚”之“封”是國族名，“子”是爵名，封子楚曾做過封國國君。結合“楚王之士”來看，大概其時封國已滅或已附屬於楚，但封子楚仍希冀永遠“受命于天”，表明他有復興封國的強烈意圖，仕於楚祇是暫時不得已的選擇罷了。

“萬葉(世)朋改”之“朋”，結合文義與語音，我們認為它應讀作“不”。“不”，幫母之部，“朋”，並母蒸部，兩者聲母同屬唇音，韻部陰陽對轉。《周易·蹇》：“九五：大蹇朋來。”上博簡《周易》簡 35“朋”作“不”。盞尊(《集成》06013)、盞方彝(《集成》09899、09900)“不段不其”，盞駒尊(《集成》06011)與之相應的話作“朋下不其”，不少研究者指出不、朋、段、下皆同音假借<sup>①</sup>，可信。這些皆是“朋”“不”相通之例。從文義看，簠銘“萬葉(世)朋改”<sup>②</sup>之“朋”讀作“不”亦非常合適。

### 三、封子楚簠與鄭莊公之孫器的人物關聯

1988年，襄樊市博物館在襄樊北郊團山發掘了一座春秋晚期墓葬(M1)，其中出土的兩鼎兩缶鑄有大致類似的銘文。我們結合已有成果先把相關銘文釋讀如下：

(1) 隹(唯)正六月吉日隹(唯)己，余奠(鄭)臧(莊)公之孫，余刺之戣子，廡(虞)乍(作)盥(鑄)罍(肆)彝，呂(以)為父母。其遲于下都，曰：烏(鳴)虜(呼)哀哉，刺弔(叔)刺夫人，萬葉(世)用之。 (鄭莊公之孫鼎，《銘圖》02409，《湖北粹》<sup>③</sup>56)

(2) 余奠(鄭)臧(莊)公之孫，余刺之子，罍(擇)盥(鑄)罍(肆)彝，呂(以)為父母，其正十月(?)己亥，升刺之罍(尊)器，為之□缶。其獻下都，曰：烏(鳴)虜(呼)哀哉，刺…… 兼(永)□用宮(享)。 (鄭莊公之孫缶，《銘圖》14095、14096)

鼎銘中的“廡”，黃錫全先生、李祖才先生傾向於是作器者之名<sup>④</sup>，李學勤先生認為是人稱代詞<sup>⑤</sup>，鄔可晶先生認為應讀作訓“擇”之“虞”<sup>⑥</sup>。我們認為鄔說可從。作器者“鄭莊公之

① 諸家之說可參看白於藍《金文校讀三則》，《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

② 楚大師鄧又慎編鐘《銘圖》15511—15518“萬年毋改”之語可合觀。

③ 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④ 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

⑤ 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

⑥ 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2010年4月29日。

孫”，李學勤先生認為是鄭莊公的裔孫，是鄭人而仕於楚者<sup>①</sup>，可從。從鄭莊公之孫鼎、缶銘文來看，刺是莊公之後，從封子楚簠銘文來看，鄭武公亦有後人稱“刺”者，而鄭武公是鄭莊公之父，又結合鄭莊公之孫鼎、缶與封子楚簠時代相當，皆是春秋晚期器，器主皆仕於楚來看，我們認為鄭莊公之孫鼎、缶中的“刺”與封子楚簠的“刺”可能就是同一個人<sup>②</sup>。據此可推測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很可能就是封子楚或其兄弟輩。

補記：拙文曾署名謝雨田，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4](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4), 2016年1月13日)。此次發表稍作改動，主要觀點未變。拙文在網站發布後，黃錦前先生亦在同一網站發表《鄭人金文兩種讀釋》一文(2016年1月14日)，又2016年9月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卷第278頁)0517號亦著錄了封子楚簠銘文，釋文與拙文基本相同，讀者可參看。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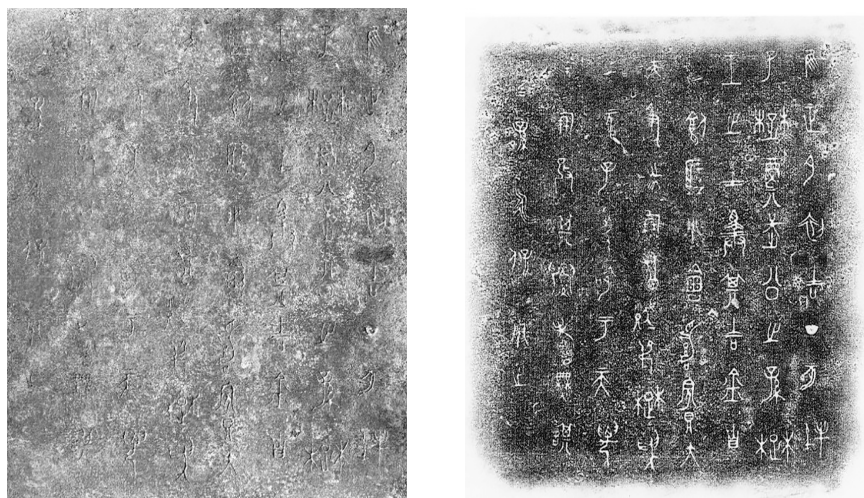


圖 2 蓋銘照片及拓本

①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第166-170頁。

②研究者或認為團山 M1 就是刺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參看馮峰《鄭莊公之孫器新析——兼談襄陽團山 M1 的墓主》，《江漢考古》2014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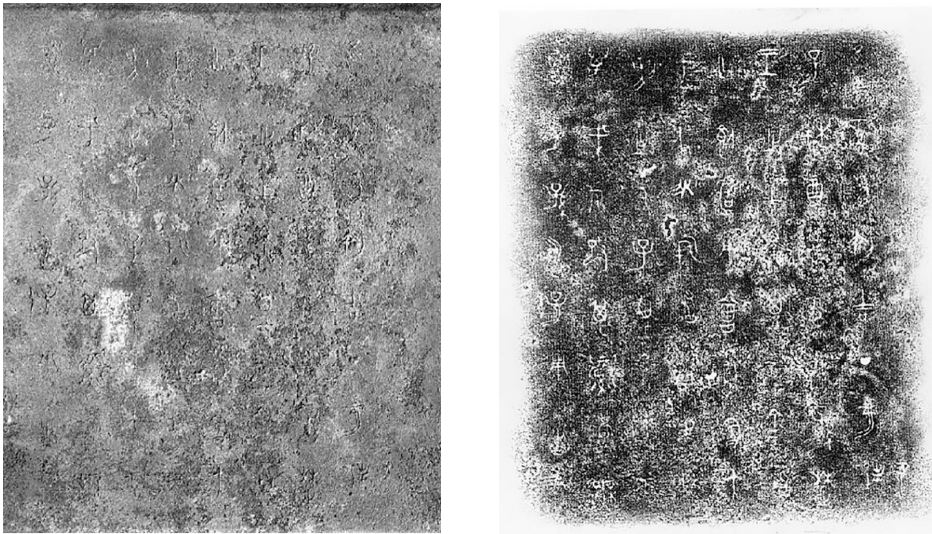


圖 3 器銘照片及拓本 (圖 1-3 轉引自《集粹》第 302-306 頁)

### A Research on Feng Zichu Fu(封子楚簠)

Xie Mingwen

**Abstract:** Since there are some minor errors in *Jicui*(集粹) on the inscriptions of Feng Zichu Fu(封子楚簠), the article makes some exploration on it. For example, peng(朋) in wanshi peng gai(萬葉朋改) should be regarded as bu(不), la(刺) in Chula zhi yuanzi(楚刺之元子) is the correct transcript instead of wei(爲), and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name la(刺) here maybe represent the same person as the la(刺) recorded in Zhengzhuanggong zhi sun ding and fou(鄭莊公之孫鼎、缶). Furthermore, the master of the ding(鼎) and the fou(缶) is likely to be Feng Zichu(封子楚) or his brothers.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Feng Zichu(封子楚); La(刺)

(謝明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